

砾集

风沙雁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砾集

风沙雁

志存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读者取
次林
赠

目次

■ 詩 歌

曙 光	1
大海呵，你早	2
✓ 太阳的一线光	4
○✓ 我们是小水滴	5
我不爱	7
他 是	9
沙滩上的矮树丛	11
我们也会含笑地躺下	12
信 心	14
○✓ 雨伞下的爱情	15
手	16
偶 感	17
献	19
山岗吟	21
○✓ 期 待	23
颂高岗上的松树	25

10 ✓ 老渔夫的故事.....	27
三个半.....	30
✓ 渔港杂事诗.....	32

■ 散 文

松 涛.....	39
——云南园散草之一	
湖 水.....	41
——云南园散草之二	
砂 砾.....	43
——云南园散草之三	
小 溪.....	45
——云南园散草之四	
竹 丛.....	47
——云南园散草之五	
篱 笆.....	49
——云南园散草之六	
茉 莉.....	51
——云南园散草之七	
没有香味的相思树.....	53
晨的怀念.....	56
老屋·颓墙·花.....	58
没有阳光的走廊.....	61

卖肉粽的姐弟.....	63
一把雨伞.....	67
局里的一幕.....	72
车依然在奔跑着.....	76
在德士上.....	79
*	
后 记.....	82



曙 光

突破重重黑暗的封锁，
曙光描出千里江山的风貌，
如果我来得及看，
朝阳照耀美丽的江山，
我将把我的热泪，
洒在这芬芳的土地上。

可能我来不及看，
但我一点也不悲伤，
雄鸡已在啼报，
波浪汹涌澎湃的声响。

大海呵，你早

大海呵，你早，
很抱歉惊醒你的甜梦。
天快亮罗，
你怎么还挂着幕帐，
那圆月亮也该息掉啦。

太阳快出来罗，
她在幕帐的那隅冉冉站起，
脸儿象岩浆一般地红，
虽隔着一层薄帐，
还是红得这般夺目。

你的儿女们，
那些大小岛屿也醒罗。
有的揩完了脸，
露出一身的青翠丰采，

有的刚起身，
那脸上的眼屎还未擦干净呢。
还有那些远远的岛屿，
也那么懒懒翻了一下身，
但又躺在你的胸膛沈睡了，
你用那慈祥的巨手，
轻轻拉着薄纱替他们盖上。

大海呵，你早，
我第一次在黎明时来访你，
你那谧静的蔚蓝使我惊奇；
但当朝阳映照时，
你那无际的光芒也令我惊喜，
大海呵，你早。

13·7·71

太阳的一线光

太阳是我们的母亲

我只是太阳的一线光

大地太黝暗

我要把黑暗刺破

放出一道光亮来

我只是太阳的一线光

我要把黑暗刺出一道光亮来

我的光度诚然不够强

但亿万个兄弟都这样做时

大地便会明亮

太阳是我们的母亲

我只是太阳的一线光

3·11·70

我们是小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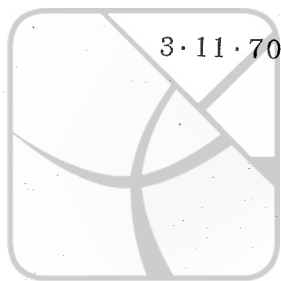
我们是小水滴，
原先各怀着个空想，
太阳点醒我们的梦，
我们毅然投入海洋。

再也找不到，
我们原先各自的空想，
但见碧波万顷，
万顷碧波映朝阳的灿烂，
那便是我们共同的憧憬。

哗啦哗啦响了，
我们把岸边的污秽冲走，
响着的是我们激情的欢呼。
切切，切切的声音，
那是我们在商议，

怎样再次把齟齬冲击。

我们是小水滴，
原先各怀着个空想，
太阳点醒我们的梦，
我们毅然投入海洋。



我不爱

我不爱弦月的晚上，
星星斜挂椰树梢，
天空晶莹明澈，
旷野流萤闪寒光，
我不爱悠闲的情境，
这时代的脉搏不是这么微弱。

我不爱细雨飘洒的夜，
屋檐滴着淅沥声响，
香蕉叶上流滑着雨点，
远处人家的灯火摇曳出迷蒙。
我不爱幽怨的气氛，
赤道的儿女的感情不会这样脆弱。

我不爱残霞微烧的薄暮，
晚风提着几只倦鸟归去，

又转回来旋亮夜幕的星星，
工人们披着疲乏在门口歇憩。
我不爱苍凉的黄昏，
热带的儿女的心是火山般滚热。

我爱朝阳升起的早晨，
大地绣满灿烂的阳光，
椰树在风里摇曳，
花草欢欣抖落昨夜的露珠。
一大群人迈步向前进：
拿扫帚的，荷锄头的，
握铁锤的，背猎枪的，
我爱雄伟激盪的场面，
我要把自己融入这队伍，
在高昂的歌声中向丑恶战斗。

我不爱晴朗或下雨的夜，
我不爱苍凉的黄昏，
我爱，朝阳升起的早晨。

他 是

他是一点小火星，
东风携给他一个信念，
呼啸着、跳跃着他来了。
穷人家里壁上的油灯，
他要把它点亮。
农人集积在旷野的垃圾堆，
他要把它点燃。

当黄昏晚风掠过菜豆棚架，
油灯亮了把黑暗驱出陋屋，
野火在旷野上猛烈燃烧，
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月天，
你不要惊讶没了他的踪迹，
他的生命就在熊熊的火光里。

当弦月苍白着脸在退缩，

晨星零散地渐渐隐去。
曙光把玫瑰色撒进海洋，
海洋盪开笑脸在欢舞，
凝露的草丛上有灰烬点点，
你不要惊讶他在那里？
他已战胜黑暗而且死去，
但化为灰烬还在仰望朝阳升起。
他是，一点小小的火星。



8·12·70

沙滩上的矮树丛

自小生长在贫瘠的沙滩，
喝的是苦涩的海水，
烈日煎熬只等闲，
风里雨里来成长，
炼就这一身傲骨与倔强。

也不争春更不显耀，
只把荒芜的沙滩来绿染，
没有理想吗？
有的，但愿花儿在沙滩上开遍。

19·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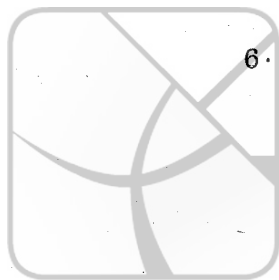
我们也会含笑地躺下

这社会是如此冷漠，
但我们一点也不长吁短叹；
蘸血向冷漠写上几行热情，
待一朝冷漠被热情解开，
纵使那时脉管的鲜血已蘸尽，
我们也会含笑地躺下。

这社会如此黑暗，
我们也一点不长吁短叹？
用血向黑暗划出几道光亮，
待一朝光亮蔚成海洋，
纵使那时脉管的鲜血已蘸尽，
我们也会含笑地躺下。

大石下的花树，
沙漠上的仙人掌，

久藏的种子，陈年的美酒，
有那一样不是在冷寂中成长，
但须切记别丢掉那颗心，
那么一切就都会在困难中进展，
大家的理想也就会在期望中实现，
到那时纵使脉管的鲜血已蘸尽，
我们也会含笑地躺下。



6·3·71

信 心

这是一壶冷水，
尽管烈火在壶底燃烧，
却只有几滴水在跳跃。

四周是铁壁森严，
出口弯曲又狭窄，
这几滴水怎能冲破铁壁？

但相信吧，
我的伙伴们，
既有几滴水在跳跃，
其他的就也会被唤醒，
集集体的力量还怕不能
把那壶盖掀个背朝天？

23·4·71

雨伞下的爱情

那么稀淡的阳光
他为她撑把小红伞
荫凉只护着他俩

那么飘忽的雨
他为她撑把小红伞
刚刚遮得住他俩

再容不下第三人了
也只能走那么一小段路
骄阳骤雨更撑不了

26·11·70

手

伸出你的手来，
丰厚的，有力的，
粗糙的，结茧的，
沾满泥泞的，
涂着油污的，
让我们手牵着手，
唱一首劳动的歌

伸出你的手来！
瘦弱的，乏劲的，
柔嫩的，细腻的，
一尘不沾的，
干净无比的，
让我们毫不犹疑地，
把你的手重新改造。

21·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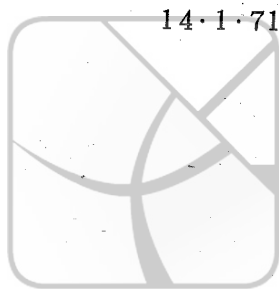
偶 感

就只因这身衣服曾经阳光绣过，
这皮肤有阳光绣进的古铜色，
这心脏还有股热血，
这脉管中的血还殷红，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吗！？

要风雨摇落我们的热情，
书页磨细我们粗壮的手，
死文字骗去我们眼睛的锐利，
剩下那么一具残废的身躯，
躲在斗室中披一身温暖，
这才是你们乐见的产品吗！？

不，我们绝不受你们的骗，
我们要毅然甩去，
被窝复着的那一身温暖，

绝不做你们的被窝孵出的产品！
听！谁已把温暖乒乒乓乓摔响，
呵！起来！起来！起来！
让我们也把那团温暖摔碎，
让更多的人醒悟并随我们前进，
把这社会的一切重新安排。



献

如果你已经彻底领悟，
真理比生命还更重要，
你应让生命化为山泉，
让生命冲击跳跃。

可能你和我一样，
对沙漠还有一点依恋，
那就让生命化为甘泉，
把仙人掌的幼苗来培养。

别说幼苗长壮了有何用武之地？
我们不是等春来了才栽花，
在严冬里就该把好种子选当。

生命是真实的，
要不能使沙滩上多一点泉水，

你就只能为沙漠多添一把泥沙。



山岗吟

这山岗的夜是岑寂的，
沉甸甸的静象蔚蓝的海，
轻微的声响只颤动一下又平息，
象混浊的湖水泛不起涟漪，
荷花的幽香只往日的记忆中有。

满山岗是悠闲的相思树。
开串串没香的粉粒状黄花，
灿烂的阳光被相思树隔绝，
斑驳零碎的阳光无法捡起缀合，
这山岗的白天也没温暖的阳光。

风狂雨骤的十一月天，
连弦月形的相思叶也遭殃，
满湖畔的九重葛没一株有香，
零散的花瓣有虫来嗅；

有香的花树常被咬香。

这山岗的风狂，雨骤，虫凶狠。

但春的芳香是还存在着。

暴风雨后常有花儿放幽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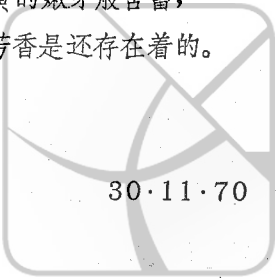
他们生长在石块垒垒的角落，

却枝干挺拔，绿意盎然。

这山岗的春是含蓄的，

象柠檬黄的嫩芽般含蓄，

但春的芳香是还存在着。



30·11·70

期 待

我曾不止一次揉眼探望，
在这黎明前灰蒙蒙的海港。
那海鸥抖落了一阵阵嫩寒，
那海风轻轻吹拂着岸畔的矮树，
那海浪缓缓拍打着船舷，
这不是你的渐近的跫音么？

我在这搁滩的小船已等你多久多久，
昨夜分明看到流星点点划过天宇，
海浪澎湃汹涌地奔腾跳跃，
那远处的渔火摇摇晃晃，
这不是你提着灯火赶路来的么？

我在这儿期待你期待得多焦急，
在那个豪雨骤停的后半夜，
我披着一件寒衣走出小船，

凄清的月光照着我修长的身影，
我看到海水慢慢泛着波浪，
大海的胸膛急速地在起伏，
这不是你赶远路而来的喘息么？

我禁不住多次贴近岸畔倾听，
那瑟瑟作响的野草是不是你的跫音，
我为你熬过多少个无眠的夜，
你的跫音似在我耳畔又似很遥远，
你这年青又能干的舵手啊，
待何时我才能看到你的踪影？

14·11·72

颂高岗上的松树

夜晚你们刺破黑暗，
抬起手迎接皎洁的月光，
大风想掠去你们身上的月光，
你们弯身把月光交给流萤。
远远看到漆黑的山岗萤火点点，
我们这群寻路者有了方向，

酷热时你们屹立着受煎熬，
伸直手臂接受考验，
微风向你们灌送甜言蜜语，
想从咀上骗去你们心中的秘密，
你们把头一仰对它不理不睬，
阳光抚慰着你们的手臂再滑下，
有了你们呵，在这大热天，
阳光也更加温暖和甜蜜。

风狂雨骤的夜我们曾贪睡过，
把警惕送到窗帷上的是你们，
当我们睁开惺忪的眼向外远眺，
你们已手牵着手在抵御风雨，
看你们雄姿英发，精神抖擞，
把风杀得乱窜狂叫，
把雨劈得碎成点点，
我们这群寻路者有了勇气，

我们已领悟到这个真理：
方向确定提高警惕，勇气鼓起，
团结起来把黑暗打倒在地。
真感谢你们，高岗上的松树，
是你们把真理撒进我们的心里。

17·12·70

老渔夫的故事

月光洒在海面，
晚风轻轻吹拂，
岸畔的矮树摇曳，
一切都寂静了，
潮水拍打着船舷。

一杯热茶下肚，
老渔夫对我讲述捕鱼的故事：
“三日三夜在大海生活，
每晚只睡三两个钟头，
风刮大浪来袭，
夜黑海盗覬觐，
百尺深的海底检收鱼虾，
时刻都要闪避沙鱼。
但这一切我们都能应付裕如，
最可恨的是贪心的人，

出海要给应酬费，
入港要索小账虾鱼，
有时半海遇风暴空船归港，
贪心的人依然要东要西。”

说到这儿他呷口茶润润喉，
再道出了辛酸的遭遇：
“鱼虾上岸卖给鱼行，
老板说抽鱼价的两巴仙，
鱼价一斤多少由他来定，
一个月出海三四趟所获有限，
封港季节又得在家吃白米，
捕鱼生涯是艰辛但我们不怕，
鱼行老板算盘才叫人生气，
贪心人的勒索更叫人痛恨，
我们渔人海里受风浪袭击，
上岸又受人豪夺掠取。”

说完了话他愤懑地再三摇头，
月光清清照在他忠厚的脸庞，
我仔仔细细地把他来端详：
风霜在他黝黑的脸上刻满皱纹，

一双肿红的眼睛却炯炯有光，
说明他对生活仍然怀着勇气。
他的手脚青筋曲曲突突，
衬衣短裤也破破烂烂，
十指粗壮手心结茧。

月光依然轻洒在海面，
晚风也将矮树来摇曳，
潮水拍打船舷声音更清晰，
对老渔夫的遭遇我无语相慰，
只为他噙着把同情泪，
更愿把青春献给祖国，
为消除苦难辛勤地工作。

20·8·71

三个半

这儿是组屋，
那儿也是组屋，
门都关着，
了解被拒绝在门外，
门内只锁着一家的喜怒哀乐，
这便是我们的城市，
半文明的城市，
但我们绝不沮丧。

这家供一纸大伯公像，
那家拜一尊观音娘娘，
门虽开着，
科学被香火挤出屋外，
屋里摇晃着红烛的黄光，
这便是我们的乡村，
半开化的乡村，

但我们绝不沮丧。

无论你在城市或乡村都能看到，
“迷你裙”日日在缩水，
长发被日子拉得更长，
蓄头发的青年都有张万能的咀，
会唱“水长流”也能把口哨向女郎吹，
这便是我们迷失的一代，
半疯狂的青年，
但我们绝不沮丧。

半文明、半开化、半疯狂，
三个“半”组成这个社会，
我们知道它何以会这样，
但我们绝不沮丧，
也有勇气用力量把它改变。

27·9·70

渔港杂事诗

一、十二月的渔港

十二月的渔港是沉寂的，
黄昏雨淌着一片迷蒙，
束在船头祭神的鲜花早凋了。

渔船出海又折回，
老渔夫说外面风大浪高鱼少，
夜晚开着灯也看不到对面，
已经四趟了都空船归港。

东北风终日在海上咆哮，
风浪是大可还有办法对付，
可空船归港贪心人也要索取费用
人为的灾害实在难以承当。

二、两个老渔夫

一个老渔夫在办理入境手续，
另一个老渔夫在窗口张望，
会不会有故意为难的麻烦，
他们的心里都这样担忧。
窗外的黄昏雨正纷纷地飘。

他们都只著条短裤破衬衫，
旧拖鞋沾满鱼鳞碎片，
头发蓬松眼神疲乏，
两天三夜辛勤操劳，
只捕得小鱼数担花虾半箩，
够不上还冰块钱伙食费。
窗外的黄昏雨正纷纷地飘。

贪心的人一口喝尽杯热奶茶，
连续又抛出好几个低级趣味的笑话，
接着又拍拍老渔夫的肩膀，
临走前还跟老渔夫握手谈笑，
可老渔夫始终没露出丝笑容，
贪心的人打的是什么主意，
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他心底明白。

窗外的黄昏雨正纷纷地飘。

老渔夫一前一后蹒跚在细雨中，

贪心的人还向他们挥手告别，

愤怒的胸膛充满怨恨，

老渔夫对他来个不理不睬。

“呸，无良心的，

每回伸手都要十块钱，

一个个好象大本乞丐。”

窗外的黄昏雨正纷纷地飘。

三、十一岁的渔夫

这么小的年纪为何不去上学？

这么小的年纪怎懂得捕鱼？

看他骨瘦如柴那有力气？

海上风险他父母怎放得下心？

高贵的先生你坐在办公室里，

风雨无忧那知渔民的辛酸，

我们渔民住在个小岛上，

潮水涨时海水淹上岛来，

全小岛居民除了捕鱼外，

那里还有什么职业可找？

这孩子的父亲年前一个晚上，
在印度洋上渔船被海盗劫去，
海盗心狠还用刀把他父亲砍死，
可怜一家大小生活无依无靠。

他母亲到处托人帮他找工作，
别州府的建筑商都嫌他年小，
他母亲再三哀求我让他学捕鱼，
说只求儿子三餐有着落，
薪水的事她根本不敢奢望，
也不管我说风怎样凶浪如何险？
我说不过她只好答应，
带领这孩子风里来浪里去，
有收获的日子一天给他三两块钱，
封港天里收成坏只供他一日三餐。

穷家子弟就是这么早当家，
穷家子弟那有机会上学读书，
但穷父母有那个不爱子女，
只因生活迫人实在无情，

不狠着心叫孩子顶风险，
难道要眼睁睁看他饿肚皮？

四、捕鱼世家

一个还在怀中抱，
一个蹒跚着学言语，
一个十岁的在检收鱼虾，
一个十二岁的在提海水洗船舱，
六十岁的公公在捕缀渔网，
爸爸刚领卖鱼钱回来，
手提菜脯三斤红烟两包，
妈妈在渔船的厨房里煮稀粥，
十六岁的姐姐趁留港时期，
提来清水把大堆脏衣服洗净。

捕鱼人呵，
你的家在何方？
呵，也就是这艘小小的渔船。
捕鱼人呵，
你为老板赚了洋楼几幢？
捕鱼人呵，
你为老板赚了汽车几辆？

捕鱼人呵，
你为老板赚了新衣裳几千件？
可为何你们只住在这艘小渔船？
可为何你们整天只着一身破衣？
可为何你们的子女没机会受教育？
可为何你们只有把穷根一代代传下去？

五、辞 行

感谢你这么热情，
夜深了还来向我辞行，
这一杯淡薄的热茶，
聊表对你关怀的一点心意。

明年四月你会再回渔港，
我却可能离开这里，
生活要我到处落足，
可我一点也不哀伤。

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
能到各个角落去体验了解，
为此我感到无比庆幸。

难忘的是你们的直爽热情，
痛恨的是贪心人的敲榨勒索，
期望的是祖国能翻腾前进！



松 涛

——云南园散草之一

在云南园住上好一段日子的人都会说：这儿太沈寂了。相思花是不香的，湖水至多也只泛泛涟漪，满湖畔的九重葛虽开得七七八八，实在也是没香味的，闲花野草更没什么可看的。

但只要你有留意过，只要你不辞艰辛，经常上那高岗上走走，你就会很快地发现到，春的气息是在高岗上散播，春的脉搏是在高岗上跳动，春的动人舞姿是在高岗上踮跹，春的歌声是在高岗上发出的。

是阳光和煦的早晨，你踏着带露水的草坪上山岗，这时四周很寂静，空气非常清新，世界仿佛刚刚出世一般。随着一阵风吹过，呼荷荷，呼荷荷，高岗上的那一排松树在歌唱，唱得多起劲，唱得多动人呵！

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曾在那儿看到一大片松林，那雄壮澎湃的涛声，曾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也许你有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在雪花纷飞的严冬里，看到一大排青翠可爱的松树，那挺拔的英姿，曾令你终生难忘。诚然高岗上

的这排松树，是远媲不上你看过的那些松林。但你别忘了，这排松树是在干旱似沙漠的土地上成长，它们遭遇的苦旱，并不比在深冬里遇到严寒的折磨小，它们更时时受到人为的砍伐，可是在双重压力下，它们依然在重重苦难中成长起来呵！

是括风的日子，呼荷荷，呼荷荷，那一排松树昂首挺胸，手牵着手，在唱雄伟激昂的歌；是淫雨霏霏的日子，淅沥沥，淅沥沥，那一排松树肩并肩，手牵手，在细诉淫雨的罪状；是艳阳高照的日子，嗡嗡嗡，嗡嗡嗡，一只两只蜂儿在叫，你抬头一看，一根两根的松针从枝桠上掉落；多干旱的日子啊，但那排松树依然屹立不动，撑伞伞荫凉，护着这灾难深沈的山岗。

这是血泪斑驳的土地，这是风雨频繁的山岗，这是在血泪灌溉下，风雨吹打中成长起来的一排松树呵，你能不爱惜么？

云南园是沈寂的，在晴朗的日子里；但云南园又是松涛澎湃的，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

9·11·71

湖 水

——云南园散草之二

九重葛和翠柏筑成内堤，相思树和苍松列成外堤，陡斜的两块土坡绿草如茵，盈盈一水倒映着苍松翠柏，在阳光下闪闪耀耀，那就是云南园的人工湖了。

荒芜的土地用绿树来装点，干旱的山岗用湖水滋润。你会嫌弃湖水有些浑浊么？但别忘记这是血泪斑斑的山岗，多少血和汗，多少辛酸和苦涩，一个理想，满腔热情，年青人锄去满山岗的荆棘，熬过烈日的炙晒，捱过风雨的吹袭，一锄泥，一滴汗水，一畚土，一份希望，才把这土地筑出一湖水。风雨挟泥沙，干旱飞尘埃，血泪混和着尘土，溶在这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湖里，你能苛求她象太平湖一样清澈见底么？

在过往的日子里，湖里的荷叶重重，青翠一片，使湖水生色不少，在凛冽的时日里，还开放过荷花朵朵，这日子里的人工湖，确实十分有生气。几番骤雨兼狂风，花儿消逝了，只剩下几片残荷，偶而还开出小花，这些日子来，却连残荷也被人除去了。代替的是喷泉在湖心开花，九重葛临湖

照倩影，似乎把人工湖装扮得更美了，但缺乏的却正是荷花的幽香。

豪雨后湖水骤涨，清风徐来，湖光潋滟，你就更会怀念起那段荷花盛开，满湖喧闹的日子的风光来了。人工湖到底是血和汗开凿出来的，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荷花重开，幽香四溢的盛景呢？



16·11·71

砂砾

——云南园散草之三

最好是清晨曾飘洒过细雨，午后放晴的日子，局促在宿舍内闷了半天，骤然看到暖洋洋的阳光，谁都爱到漫长的泥路上去跑一程。泥路有点湿，但不滑；艳阳虽高照，树叶依然有晶莹的水滴。途中田垄上的蔬菜烟草，经一晨细雨的滋润，出落得更青翠可爱了。

在望了，松涛澎湃的山岗；在望了，相思树丛里的宿舍；土坡陡峭了，路布满泥泞了，东一洼水，西一洼水，你放慢速度，踌躇着，徘徊着，犹豫着，该怎样越过这段泥泞的路。呵，有了，那一堆堆的砂砾，平凡的，小小的，不闪光的，不引人注目的砂砾，你踏了上去，毅然越过泥泞的路，回到宿舍。

黄昏散步，你精力充沛，看高耸的图书馆，看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看落日溶溶的湖水，看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八角亭，你沉醉在湖光夕照中，忘了供你锻炼体魄的泥路，更忘了在泥泞路上给你垫脚的砂砾。

通向诗情画意的山岗的道路，是条弯弯曲曲，高高低低，

泥泞满布的泥路。在泥泞路上曾献出力量的是砂砾，是一堆堆不显功，不夸耀，默默站稳岗位，静静埋首工作的砂砾，但人多善忘呵！当你驱车上云南园，在扶疏的相思树叶掩护下的平坦的柏油路上，除了赞赏环境的幽静，景物的优美，你是否会想到在披荆斩棘的当初，曾在泥泞路上献出力量的小小砂砾呢？



26·11·71

小 溪

——云南园散草之四

云南园的清晨没喧闹的鸟唱，活泼的小鸟在篱笆外的田园中跳跃歌唱。云南园的清晨在小溪的淙淙声中到临。料峭，明澈，宁静，云南园的晨就象淙淙的溪水。

当晨风刮下第一片枯叶，露珠从树梢掉落幽径，发出哒哒声响，云南园还沉睡在浓雾中。这时，只要你仔细聆听，有淙淙淙淙的声音和露珠的哒哒声响相应着。你循声低头找去，呵，在含露的花儿映照下，一溪原本就清澈见底的水，显得更其剔透晶莹了，溪畔的几根野草的倒影，象是用墨泼出似的，淡淡地贴在水中。水底的几丛水草，却如用翠玉雕琢似的，色泽新鲜，扶疏有致地立在水里。

如果说松涛是云南园的春的歌声，湖水是云南园的春的脉搏，花儿的幽香是云南园的春的气息，松树的英姿是云南园的春的舞姿，那淙淙的溪水就是云南园的春之脚步声了。

这一溪水，抱着同一的理想，来自祖国的各个角落，不愿与狂蜂浪蝶为伍，也不愿与脏沟里的污水合流一道，他们汇集在云南园的一角，保存着这一份清静，在晨光里，低低

地唱。在炎午时，给人一份清凉。在子夜里，闪着洁白的光。他们知道，是谁把这山岗点装起来的，他们也知道，这用血汗建起来的山岗，近些年来受到多少污水的侵害，但他们更知道，只有大海的力量，才能把污水冲洗干净。他们在山岗上的一角保存着这份清静，只是个起点，他们的心愿是到大海汹涌澎湃。

赤道上还没有春，云南园的春是清晨，小溪的淙淙是云南园的春之脚步声，但这脚步声还不够壮大，只是他们相信一旦加入海洋，定能把山岗的污水冲净。



7·12·71

竹 丛

——云南园散草之五

雨脚渐渐小了，暮霭自远山慢慢拉拢，晚风轻轻溜过幽径，是黄昏。

刚刚在淫雨中沈睡过的竹丛，象惊讶催眠小夜曲的中断的婴孩，在雨声稍稍小时，就翻动着细弱的身躯，滴滴的水珠自片片的竹叶上撒落，滴在八角亭畔的石径上，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轻浮的狂蜂浪蝶才沾花惹草回来，在竹丛耳畔嗡嗡喋喋了一阵，赞竹丛的够风雅，乐得竹丛笑弯了腰。

生长在山岗清静的一角，污蔑松树的歌唱过于激烈，又不屑同淙淙的溪水在一起，这竹丛日日和地板上已生青苔的八角亭为伍。在微风里翩翩起舞，在夜雨时轻轻弹唱，在炎阳高照时，就躲在八角亭的荫凉里憩息。偶而有几只狂蜂浪蝶来拜访，就敷衍一下，这竹丛相信自己是清高的，风雅的，与狂蜂浪蝶有所不同。

暴雨摧毁多少荷叶，狂风吹落多少花儿，这竹丛不管。只要有八角亭作伴，衬托出它们的风雅，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爱这山岗的竹丛。北国的竹丛曾在严冬里，保持着

可爱的青翠，终于在朝阳里迎春风共舞。印支半岛上的竹丛，却是射杀侵略者的先锋。只有生长在血泪开辟出来的山岗的竹丛却自命风雅清高。我最痛恨那些以面包沾着血来吃的雅士，还瞥议战士的血过于腥臊，正是以这样的感情，我讨厌山岗上的竹丛。

雨是完全地停了，晚风又阵阵吹来了，你听，这养料是来自血泪山岗的土地的竹丛，又在瑟瑟地唱着歌。呸，这风雅的文士们。



篱 笆

——云南园散草之六

夜将繁霜洒在篱笆畔。沈甸甸的静象浩瀚无垠的蔚蓝的海水，淹没了苍翠的云南园。那若断若续的，隐隐约约的广播机的音乐便似海上的浪花，喋喋地絮语。云南园的夜就是如此地沉寂。

我不知道，篱笆外的世界，此刻是个什么模样。但我知道，篱笆是曾阻住春的花香的透入。篱笆内的世界是凄清的，惨淡的。周围迷蒙一片，下弦月冷清的光透过浓密的相思树叶，在云南园这儿那儿织出斑驳的地毡，守夜的路灯，散发出淡黄的，昏晕的光，阴森森的。

我是不知道，篱笆外的世界，此刻是个什么模样。但我知道，深深的海洋，也有珊瑚在开花。我知道，青草吐了一个又一个的绿，小花放出一个又一个的花蕾，在这繁霜如秋的寒月里。一个绿枯萎了，一群绿又生长出来，一个花蕾凋谢了，一群花蕾又成长出来，当下弦月退隐时，青草，小花就会欢欣地，在黎明的玫瑰色曙光下开放。夜来的风雨，是曾冲走山岗上不少的泥沙，也吹落过满地弦月形的相思叶，

湖水混浊了，九重葛也枝桠横斜。但青草，小花依然在成长。他们知道是劳动的手将野草毒藤除去，是劳动的手将他们培植起来，他们的身上也因此有劳动者的骨气与坚强。

然而，我终于知道，篱笆外的世界，此刻是个什么模样。那一天我走出了篱笆，我跳跃，我欢叫。即将看到春的繁景，闻到花的芬芳，听到鸟的歌唱，但不久后，我就发现到这只是个梦。篱笆外的世界的夜，也一样是凄清的，惨淡的，一样的弦月，一样的街路的淡黄的昏晕的光，一样是到处阴森森的。篱笆外的这社会依然有篱笆，只是较宽大些，我一时不知觉罢了。但我也发现在这大篱笆内，依然有青草，小花在成长，在开放。于是，我一样不颓丧。

夜又将繁霜洒在篱笆畔，但不只是洒在云南园的篱笆畔，它还洒在云南园外的这都市的篱笆畔。但我知道，青草，小花一样在这儿成长，开放。

22·2·72

茉莉

——云南园散草之七

三月末的东北风，紧一阵，松一阵地括着。云南园的高岗上的几株茉莉，花瓣飘落满地，显得更其孤苦伶仃了。

昨夜一阵骤雨兼狂风，其中的两株茉莉的枝桠都折了，把树身拉得弯下了腰。今晨东北风依然括得紧，松涛哗啦啦，晨雾又重，远山近树水墨画似的，只有些大意。这样的早晨，众芳都凋零了，少数几株的野花，枝桠上还挂着一两个花蕾，都用叶子紧紧地护着，大概要等天气晴朗时才开放。

独独在斜坡上的草丛中，没人注意也没人关怀，有两株新生的茉莉，坚毅挺拔地立在晨风里，叶子是稀少且细小，花儿却盛开着，那浓郁的芳香，在这似乎凝着的空气里，就更其芬芳了。

朝阳迟迟才上来，但在这浓雾笼罩的山岗，阳光竟也似夜晚的路灯般昏晕。然而，蜜蜂蝴蝶都很高兴，一起飞出来了，在这样的早晨，竟还有这样的花香，乐得蜜蜂嗡嗡只是叫，蝴蝶就更其快乐，尽管风还大，他们还是缓缓地飞。从粪土堆里钻出的两只老金甲虫，“悉悉（口旁以下同）”“

“悉悉”地也混在蜜蜂蝴蝶群里，似在也忙着来采蜜，但到底不象，那老气横秋的神态，固然教人生厌，更惹人“敬畏”的，却还是他们身上带来的臭粪味。它们虎视眈眈好一会，便俨乎其然地当起蜜蜂蝴蝶的领袖，“悉悉，悉悉”地教导蜜蜂蝴蝶怎样去叮茉莉花。蜜蜂是不理睬他们，蝴蝶却也一样，一味只品尝茉莉的芳香，于是这两只老金甲虫便寂寂然地自己去叮，一心只想弄死这两株茉莉。

东北风渐渐小了，浓雾也消散了不少，茉莉花出落得更其脱俗了。然而在老金甲虫停憩着的那个角落，却有臭粪味掺拌在浓郁的茉莉花香中，蜜蜂蝴蝶都不愿飞近那个角落，落得两只金甲虫“悉悉，悉悉”地一唱一和，落寞极了。

三月很快就会过去，四月一来临，东北风便会慢慢小下去，茉莉就会开得更美好，而这两只老金甲虫，整日里只散播臭粪味，终究会落落寡欢死在山岗上的。

7·8·72

没有香味的相思树

四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山岗上布满暖洋洋的阳光，房门开着，我坐在门口看书，阳光透过浓密的相思叶溜进宿舍，送来暖意。清晨的空气很清新，使人仿佛沉醉在诗的意境里，随着窗外那棵木瓜树的摇曳，微风带进一堆黄色的粉状花蕊，凭经验，我知道这点缀着山岗的相思花蕊，是没有香味的。尽管它们在这儿那儿，处处都有，但由于环境使然，它们是见不到那些生活条件恶劣的花树，怎样时时与狂风暴雨搏斗，日日和荆棘争战，只是终日安闲地立在山岗，餐朝露，饮夕霞，赏明月。待热闹的四月一来，漫山遍野开起黄色的花米，俨然报导春天来了的消息，而其实春天还在遥远的彼岸的。

然而，对于这没香味的相思花，我也曾一度为它们欢呼过的。三年前我从龌龊的城市中背了个包袱来这山岗，那正是晚霞娇红欲滴的薄暮时分，一望满眼翠绿的相思树叶，满树嫩黄的粉状花蕊，一排翠松倒映湖中，古色古香的建筑座落在湖的那畔，八角亭翼然隐现在绿丛中，这情景实在令人神往，一阵清风漾起湖面的鳞鳞波纹，也吹得我满身满头的

相思花，我抬头一看那枝叶扶疏的相思树，高大且带点斑白的躯干在夕照的辉映下，一串串嫩黄可爱的花蕊在晚风的摇曳下纷纷坠落，当时真以为春的气息已在这山岗漫山遍野地扩散了，此后不久的一段日子，梦里总梦见相思树在开花报春，偶而还梦见相思树也开过红彤彤的花。清晨醒来，虽然是不曾发现过红彤彤的花，但那被夜雨打落的满地花蕊，自己却很以为有春的芬芳，只是这种脱离现实的梦，随着日子的增加却渐渐少了，甚至还梦见过这粉状的黄花蕊竟是有毒的，于是才知道这儿到底还没有春，心里很是悒悒不乐。

一个豪雨过后的黄昏，空气清新，我散步在那有花，树，草，竹的园里，竟然闻到一缕淡淡的清香，寻觅了好一会，才发现那是一丛不知名的奇花散发的，这丛奇花被挤在那一个角落，临着一脉清悠悠的溪水挺立着，周围是奇形怪状的石块把泥土压得看不到，这丛奇花却能从石缝里抽出身来迎朝阳，叨雨露，并且毅然开出花来，放着清香，为这空有花草树木而没有香气的园里带来一股生息，同样的，在园的篱笆外，也有更多丛这样的奇花，都生息盎然。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长期生活在这里，感情也麻木了，有时竟恍恍惚惚以为春天也不过是相思花开，混浊的湖水泛泛波，松树摆几摆，竹丛鸣一鸣，一些青草，几棵绿树，这么一点的景色就很充裕了，这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呵！在大悟之余是失望，在失望之余是惆怅，在惆怅之余是想走出这篱笆。我已全然

明白这些长在高岗上度舒适岁月的相思树，是永远也开不出有香味的花来的，那灿烂的春天能等待它们来创造吗？

自从那次起，我常常有空就来看看那些丛奇花，风雨的飘打，阳光雨露的滋润，它们出落得越发蓬勃与坚毅了。看着那丛奇花，放着那淡淡的清香，溪水清悠悠，水草碧绿绿，这一片的景致已够我欢呼，更何况他日春来，处处都会有这样的景象呢。尤其是篱笆外的那丛花，更是生机蓬勃，灿烂无比，这怎不令我向往篱笆外的生活，虽然我毕竟还不曾走出篱笆外，然而我已决定要走出了。

现在却是风狂雨骤的十一月天了，相思树是落尽到连一串花蕊也没有，每逢夜雨过后的清晨，总能看到那弦月形的绿叶满地都是，杂着那半枯瘦或憔悴不堪的枝叶，风起时便瑟瑟作响，很有点肃杀的意味，气候是越来越恶劣了，但我知道明年四月一来临，相思树还是会开没香味的粉状黄花蕊的。春到底是太令人向往的，所以即使是没有花香的不是春的春，也还是令一些人满足的。只是我对相思树再也不怀有幻想了，我惦记的是那些丛奇花，在这风雨飘摇中是否更蓬勃地成长，因为真正的春天是要靠它们来开拓的。

晨的怀念

我似乎颇有一段时日，不曾关怀过乡村的早晨了。

为了生活，我常一早就在车马喧嚣的街道奔走，时日久了，身上也多少沾了一些尘埃与齷齪。待归来时，又是华灯初上时分，灿烂的灯光，多彩的霓虹灯，也足以教我忘掉乡村的早晨的朴素。

野胡姬散发的清香，燕子剪下一片两片的嫩寒，小溪的潺潺，水翁艳红的针状花粉，鸟儿清脆的歌唱，香蕉叶上流滑着的露珠，远处摇曳着的椰影，野花盛放，彩蝶飞翔，蜜蜂嗡嗡，这都只是儿时的记忆了。

然而，我竟忘了这哺育我成长的乡村的早晨么？

现在是干旱的五月天，万里晴空，只有几朵白云，干燥的风，频频吹送。野胡姬、椰树、水翁树、香蕉树，都蒙上一层尘埃，在恶劣的环境中奋斗、生存。偶而在清晨里，也有一只两只的燕子，在高得出奇的晴空中，啁啾地一横而过，嫩寒是不曾剪下了，鸟儿清脆的歌唱也少多了。虽是似夏的五月天，却有寒冬一样的死寂。

那儿时记忆中的，朴素但活泼有生气的乡村的早晨，竟真的成为明日的黄花么？我真惭愧于自己的对周围事物的缺少关怀，待哺育我灵魂的事物被摧残后，才慢慢地发觉，然而其时我们已损失了多少可爱的事物呵！

今晨，我走过小径时，那从椰叶上掉下的一滴露珠，才使我发觉到周围的事物，在这一段苦难的日子里，竟落得如此肃瑟。

我想，所有和我一样，曾有过记忆中的村之晨的朴素美的人，是应该随时关怀那些构成村之晨的朴素的事物的存亡呵！

我似乎已颇有一段时日，不曾关怀过乡村的早晨。当我今晨环顾周遭时，我惊诧于那一切事物的肃瑟了。

29·7·71

老屋·颓墙·花

工作的场所是一间古旧的老屋，座落在马路旁凹下的空地上，呼呼的车声吵个没停，扬起的尘埃，总从那窗棂飞了进来。在阳光明媚的清晨，透过一缕缕的光线，那尘埃就看得更清楚了。

森林的葱鬱是绝看不到的，野草的绿茵也绝了迹，即连幼芽的嫩黄中透露出的一点绿意，也难以寻觅。鲜花的清香，只能从壁上悬挂着的那日历卡，所绘着的四季富贵图中的牡丹花去想象。但这是令人愤慨的，周遭是连一丝春的料峭也没有，日历卡上却绘着繁花似锦的春色。不过，正由于周遭的苍凉，一些少到这老屋来的客人，在环顾四周并无出色的景物的同时，骤然一瞥壁上的牡丹花，却总也赞不绝口，既想博得屋主的一点欢心，也可聊慰此行的艰辛了。

风是时时有的，但很干燥，偶而也带点气油味，刺鼻得很，大雨过后的风会好点，屋前的水沟固然少了那垃圾的臭味，即连空气也似乎凝有点花香。但蛤蟆很多，几乎到处都是，那刺耳且乱叫的声调，随着风而传来，听了要令人作呕，

但那些高贵人是很爱听的，似乎还曾说过很有韵味，因此现在他们唱得很起劲，尤其是霓虹灯闪烁的夜晚。

我是在乡间长大的，对蛤蟆的鸣叫顶不喜欢。从一些书上得来的知识，也告诉我真正的音乐是什么。乡村的辽阔而充满自由空气的田野是令人响往的。清晨的淡蓝的雾是美丽的，草尖上的露珠很晶莹，溪水清澈见底，溪畔的水草倒影象水墨画。蔬菜油绿，树叶青葱，野萍花紫蓝，加上草丛中的田鸡咯咯，枝头上的小鸟吱吱，这情景中产生的音乐多美妙。不独清晨如此，连月夜也不例外，弦月勾着那么一派嫩寒，霜雾泛着那么一片平和，远处高耸的椰树擎着一天星星，近处的香蕉叶翻着一片月光，笛韵是常有的，昆虫的鸣唱也很和谐有致，那象蛤蟆的乱叫乱唱。但这一切美的事物，都似乎只是记忆中的，或竟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远方景物，也说不定。

我目前生活于其中的这间老屋，却并不是这样的。但它虽然令人伤心，却还不致于教人绝望。打开那扇破旧的窗，直映入眼簾的是一道颓墙。墙已败坏不已，中间的一段还残缺几块砖头。风吹日晒雨淋，岁月在墙壁划下一道道斑驳的痕迹；墙底角还有青苔斑斑。只有几株不知名的树，由墙的那角攀了过来，把枝桠横在墙头上，有些细枝桠还伸延到墙壁上，使这道颓墙也有几分生意。不知名的树的树叶是细小的，呈心形，色泽黛绿，很有生气。枝上带刺，其刺虽小，

却甚尖利。暴雨过后，空气清新，颓墙淋湿，这几株树更显得朝气蓬勃，微风吹来，倚墙笑傲，那凛然的英姿，足令周遭的景物为之失色。

在这老屋里生活，我是非常喜爱这几株不知名的树的。即使在风尘满天的晴季，尘土掩盖满枝叶，但也掩抑不了那点从尘埃中，透露出来的象征着生机的绿意。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那绿意盎然的苍翠，就更教人赞赏了。

在最近的日子里，一阵暴雨后的一个清晨，那几株不知名的树竟先先后后，灿灿烂烂地开遍一墙的花。那艳红欲燃的色彩，衬着青翠欲滴的绿叶，铺在这斑迹点点的颓墙，顿时使四周生机洋溢。坐在这老屋望着那一派风采，我更常想到壁上的那幅四季富贵图中的牡丹花的虚假，同时也想到这老屋是早就该拆除了的。

尽管老屋空气窒息，颓墙妄想挡住阳光，红花绿叶依然在风里雨里来把大地装点，春到底是难以压制的。

18·9·71

没有阳光的走廊

我走进那黝黑的走廊，阳光从我背后褪落，尽管走廊外阳光灿烂，我却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来适应这条狭长的走廊的漆黑，走廊狭窄的宽度，使我时时过敏地担心身子会擦着墙壁。

为了替人补习，我常常走这走廊，它对我已不陌生了，那使人欲窒息的斗大房间，那由房里透出来的菜香味，鱼腥味，过夜的剩饭剩菜的臭味，这些气味凝滞着地浮沉在那走廊里，再加上那象是长满疮疤的地板，那画着丑劣的图象或涂写着“负心的人”，“痴心地等”的字样的墙壁，这一切，说明了这贫民窟人家的生活贫困，也标帜出黄色文化是无孔不入的。

象平常一样，我缓步走着，好容易到了楼梯口，透了一口气，我正想往二楼走上，有三个孩子的举止却吸引住我。他们一律只穿条短裤，赤着上身，由于刚才玩得痛快，他们胸前都滞留着一一条条的汗迹，那带黑的汗迹，把他们原本黑瘦的身体衬托得更龌龊了。他们在吃冰淇淋，三个人分吃着

一枝五分钱的冰淇淋，那看来年纪最大的先吮了一口，再递给那两个小的，每人也各吮了一口，三个人就这样吮着，谈笑着，很是快乐。

在这漆黑的走廊末端的楼梯口，灿烂的阳光是照射不到的。这三个孩子，就如那生长在岩石下，得不到阳光哺育的植物一样，彼此只能相亲相爱地分享那一点点的露水，同样是孩子，在这畸形的社会里，贫富的悬殊，造成了境遇的各异，那在高贵的舞台上表演的儿童，那蹦蹦跳跳载歌载舞的儿童，那种歌颂春天的歌声，那种象童话般美的生活，在这三个孩子的身上是找不到的，那些能放怀歌唱的儿童，在这社会里，应该是属于另一阶级的，至少，对这三个孩子，对他们命运相似的，在马路上卖报的，在大街小巷卖马票的，这些儿童是不可能也唱不出那些矫揉造作，毫无真实感的歌的，他们的生活也不象童话般富有诗情画意。

尽管有人说走廊外阳光多灿烂，但对生活在这阳光照不到的走廊的儿童来说，是唱不出歌颂春天的歌来的。

31·7·70

卖肉粽的姐弟

阴霾的清晨的太阳还未升上来，笼罩着渔港的淡蓝色的雾显得更蓝了。层层黑黝黝的云压着大海，海水象扯平的一块丝绸，只有海风吹来，才轻轻荡漾。雨就要来了。

带着一夜工作后的疲乏的身躯，我迈着大步，想在这大雨来临之前，赶到半哩外的车站搭车。晨风猛烈地吹括，路两旁疏密有致的树，不停地摇落一滴滴夜露留下的水珠。跨出检查站，只须越过马路，就是车站了。倾盆大雨却就在此刻哗啦啦地下了。

几个箭步，我就冲到车站来了。这儿除了一株枝叶稀疏的相思树，遮雨亭是没有的。在感到树叶的不能遮蔽雨点，我使用手提袋当雨伞，遮挡一阵。

我遥望着烟雨迷蒙的远方，巴士还不见踪影，看看时间，我还有十几分钟的好雨淋的。

“拿好好来，你看我的头都淋湿了。”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右边响起。我循声走去，竖立在路旁的那个装电器的铁箱背后，竟蹲着两个小孩。刚才由于匆匆赶路，

竟没发现到。现在仔细一看，那女的约莫十一岁，一身皮肤黑黝黝的，身裁瘦削，她正用手扒“那息鲁马”吃。站在她身旁的那个男的，约七、八岁许，肤色也黑黑的，脸色却很苍白，看起来比他姐姐更为瘦弱。他两只枯瘦的手正撑着一块白塑胶纸来遮雨，因为时时要弯下身来吃他姐姐扒给他的一口饭，致使塑胶纸被风吹斜了，而让雨点淋湿了他姐姐。经姐姐一喊，他便赶紧再站起来，拉开塑胶纸，一边却直咽着口水，看样子他实在很饿了。

我把脚步移近他俩，才又发现他们身旁还有个竹篮，上面用报纸和塑胶纸盖着，分明是来渔港卖些什么的。

“你们卖些什么呢？”我问他们。

“卖肉粽，一粒一角，要买吗？阿叔。”他姐姐掀开报纸，篮里盛着一大束油腻腻的肉粽，约五十个左右。

“不，我不饿，你们很早就来卖吗？”我知道渔场凌晨两点多才有人工作，他们分明也是摸黑来这儿做生意的。

“四点就来罗。”他伸出四个手指一比，顿一顿头，象对我说：“你知道吗？”

“你们住在那里？”

“裕廊十三哩半。”他象怕姐姐抢先回答，赶紧说。

“住得那么远，四点没巴士，你们怎样来呢？”

“我爸爸用脚车载我们来，我姐姐坐在前面，我坐在车后的箩里，一路走一路颠簸，真有趣。”他翘起拇指说。

“冷到半死，还说有趣。”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你们没有念书吗？”

“没有，我们早上卖肉粽，下午帮我爸爸卖粿条，人人都说我爸爸炒的粿条真好吃。他每天早早载我们来渔场，再去芭刹买粿条，豆芽。”他滔滔不绝地说，把流到上唇的鼻涕缩了回去。

“肉粽有人买吗？”

“才卖二十多个，大家都说天天吃肉粽，都腻了，叫我们卖糕饼。我祖母都六十九岁了，就只会绑肉粽，不会做糕饼的。我妈妈要看管小弟弟，他很坏，又爱哭，瘦得象只猴子。”他嘟着咀说。

“我妈妈还养几只猪，有肉猪，也有母猪。她也养一些鸡，说卖剩的豆芽，丢了太可惜，可以喂鸡，她是很忙的。”他姐姐也插咀说。

“我妈妈很凶，她很喜欢打我。”

“他自己很坏，常常去水沟里捉鱼，叫他养鸡，他就作弄小鸡，还说妈妈打他。”

“小鸡很好玩，黑色的小鸡象田鸡，我更喜欢。有一次，我养了一只在鸟笼里，妈妈知道了，她打我。”他一谈起小鸡，顿时神往了，似乎连饥饿也忘了。直到他姐姐叫他吃“那息鲁马”，他才停止谈话。

几分钟后，巴士来了，我上了车，他俩还在等他们要等

的蓝色巴士。

巴士开行了，雨依然哗啦啦地下着，我浑身淋湿，掉转头一看，那对姐弟还瑟缩在铁箱旁边。离开铁箱三十尺左右是座巍峨矗立的工厂，由于周围篱笆围住，他们是不能进入避雨的。望着在风雨中还喷着黑烟的烟囱，看到塑胶纸下的那对姐弟，车越走越远了，在一片迷迷蒙蒙的景物中，我的眼前也不禁模糊起来了。



5·11·71

一把雨伞

差二十五分钟就是午夜十二点，车站又不是近市区或组屋的搭客拥挤的站。最后第二趟车，在我将要走到车站时就给溜掉了，最后一趟车得在十五分钟后才会来，十二月的风，阵阵迎面吹来，我实在感到有点冷。

冷寂的车站只有我一人在等车。马路旁进去一带都是独立式的洋楼，夜深了，大多数屋子都关了灯，只庭院中的花树，在黄昏灯光的映照下，摇曳生姿。

然而，我的视线随即被一位走来车站的马来妇女所转移，她约四十岁左右，粗壮的手标志着她是个工人。她的头发微微散乱，眼睛由于过度的操劳，显得有点疲乏，但当她那么一瞥在车站候车的我时，却也掩盖不了那道坚毅的神采。她渐渐地走近来了。

我也没有和她交谈的打算，便远眺着交通圈那儿的水光相映的喷水池。

这时天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车站是没遮雨亭的，巴士还得在十分钟后才会来，这一带既没有霸王车通行，就连

德士也很少，我正焦急着该怎么办。

这马来妇女在打开雨伞来遮雨后，竟和善地问起我来：“先生是要到车头的吗？”

“是的。”我一边用手巾遮住头，一边回答。

“我这儿有多一把雨伞，你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她用下颚夹住雨伞，再从提篮中拿出包塑胶袋包着的鸡肉来，和着提篮用左手提着，右手又想伸到提篮中去拿雨伞，显得很吃力。

“谢谢你，伯母，让我代你拿这包鸡肉。”我把那塑胶袋的鸡肉接了过来。

她很快地从篮底拿出一把女庄雨伞，说：“这是女孩子用的雨伞，但你也一样可以用。”

“我不会计较男庄或女庄的雨伞，只要可遮雨就行，很谢谢你啦，伯母。。”

“不用客气。”她友善地微笑着。

“这包鸡肉是你要买回去吃的吗？”我打开雨伞，将那包鸡肉交还她，这样问。

“不，我们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不可以吃别人宰杀的鸡鸭的。这鸡肉是我头家今晚请客吃剩的，看起来很干净，丢掉太可惜，我包了带回，给我的邻居阿狗嫂吃。”

“阿狗嫂不会嫌弃吗？”

“不会的，阿狗叔是做粗工的，家境不好，所以我才敢

常常包回这些头家宴客吃剩的鸡肉给他们。”

“伯母，你的心地很善良。”有把雨伞遮去雨点，我原本感到寒冷的身体，渐渐有点暖意，便由衷地称赞了她。

“这没什么，大家都是穷苦人，应该做好朋友的。”生活的实践使这异族的妇女，也能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同一的真理。

“伯母想是在这一带当家庭当女佣吧？”

“我当女佣人已二十多年了，以前多当英国军人的佣人，现在的头家是华人。”

“英国人好呢还是华人头家好？”

“唉！富有人家都是一样的。一点薪水给你，要你什么都做。”

“你常做到这么夜吗？”我瞧一瞧手表，已是十一时四十八分，再两分钟左右车便会来，和这位友善的马来妇女一交谈，时间也似乎过得特别快。

“一个月总有一两次。有钱人的节日特别多，连他三岁大的女儿生日也大请客。”

“薪水高吗？”

“一百二十块。”

“哦，伯母，你住在那儿？”

“就在巴士车头过去的那个甘榜里，你呢？”

“我也是住在巴士车头左边的组屋里，就在你们甘榜的

对面。”

“啊！你是当教员的吗？”

“不是的，我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

“先生原来是大学生，应该是容易找到工作的。”

“也不一定的。我受的是华文教育，华文在这社会并不受重视。”

“这是真实的。”她十分赞同我的说法。

“哦！伯母，巴士车来了，让我帮你拿提篮，你先上车。”这场融洽投机的谈话，已使我们打开彼此间的隔膜，我毫不犹疑地代她拿提篮了。

由于路程并不太长，一路上车的搭客又少，不到五分钟，车已到达总站了。

跳下车后，我先躲在候车棚内等她，雨却比先前更大了，还刮着风，闪着电，夹着雷响，看情形这场雨会下到天亮。车总站离我家不算远，但却要跨过三四条马路，没雨伞准会被淋成落汤鸡。这时这马来妇女一手略提着沙笼，一手撑着雨伞也急步走进候车棚来。她把雨伞收起，边用手巾揩抹脸上的水珠，边笑笑对我说：“你怎么还不回？”

“等雨小点，我再走。”我把提篮和雨伞交还她，这么说。

“这雨不会这么快停的，我还是借雨伞给你回。”

“但我要怎样还给你呢？”

“这不要紧，你只要拿给茶摊的奥马即可。”她指着在车站旁卖咖啡点心的那位马来老伯说。

“真谢谢你罗，伯母，明天一早我一定把雨伞拿给奥马先生。”我把雨伞打开，夸过马路。

雨诚然是不小，风也依然刮着，闪电夹着雷鸣在空中咆哮。我的裤角被雨丝洒湿了，但有了这把雨伞，我的头和身体却始终都是干的。我感激这位马来妇女真挚的友谊，也坚信经过这漫漫长夜的风雨后，明天一定是个爽朗的天，但当我还给奥马这把雨伞时，我还是会永远记住这位善良的马来妇女的友谊的。



12·4·71

局里的一幕

沿着矩尺形的长枱而站着的，是一群高高矮矮，老老少少的人群，都在等待申请离境或入境准证。为探访久病的一位远亲，我也挤在这人群中。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妇女，四十岁左右，一头刚刚电过的头发，涂了好多发油，梳得光滑而有致。只有仔细观察，才会从那髻曲的发丛中，发现到那么一绺两绺的灰白头发。刻意的脸部化妆，适合身裁的一袭衣服，镶补的一排假牙，还有那两道描过的眉毛，从远远骤然看去，一般人会错觉地以为她青春正富。但她那微微臃肿的身躯，那过惯夜生活而留在眼眶周围的黑晕，及眼角呈现的鱼尾皱纹，都说明她的青春已象明日黄花，一去不返了。

阳光从百叶窗透了进来，光线是不强，但这办公室低而且矮，人多且挤，每个人都感到闷热难熬，汗从那个人的背上、额上沁出，偶而有一丝微风吹来，那汗臭杂拌着廉价的香水味，迎鼻扑来，令人要作呕。

“人这么多，又没风扇，实在热死。”她掉转头来，象在喃喃自语，也象在对我诉说。

“我最讨厌这种场所，要不是要申请出境手续，我才不来。你是要申请入境签证吗？”我半埋怨半问她。

“是的。你要到联邦去玩吗？”

“不，是想去探访一位远亲。”

“这种人为的手续麻烦得要命。”她申诉着，语气象是她已多次深受这手续折磨够了。

“你想来这儿旅行吗？”其实凭她那身打扮，我想她必是妓女无疑。但人都有自尊，更何况在这社会，她的堕落也往往是值得同情的。

“不是。有个亲戚家里人手缺短，要我出来帮她料理家务，看管孩子。”

“内地生活不好吗？”

“行情很坏，百物高涨，年青的要找工作都不容易呵，先生，更何况象我这年龄的？”她滔滔不绝地诉着苦，似乎要倾尽满腹的冤情。

“这儿的生活也不容易。”我淡淡地说，心想：树胶、锡矿、棕油、黄梨，这么一个富庶的祖国，而民竟不聊生，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凌葆芳。”是那高级职员在喊。

“喂。”我前面的那中年妇女应了一声，便步入矩尺形长椅的入门处，依照惯例，我和我背后的两位都可以入门坐在凌葆芳身旁的长椅上等，我们都这样做了。

“你叫凌葆芳？”那高级职员用一种公式化，天天都如此用的那一句话问道。

“是。”她低声答道，脸上泛出一朵谦虚的微笑，这笑带着一种期望。

“你还在那地方做！”

“不！在亲戚家里当佣人。先生，生活真不容易，一个月的薪水刚够费用。”

“唉！你还是老实说来好。”高级职员直摇着头，表示责难凌葆芳的说谎。他的眼角泛着自以为聪明的神色，大有智慧高人一等之概。

“真的，先生，我跟亲戚洗衣服，煮饭，打扫屋子，照顾孩子。”凌葆芳轻轻地说，她用眼角斜瞅我们三人。

“你还在撒谎，就别怪我不批准你居留。”高级职员把笔往桌上一掷，直视着凌葆芳，鼻孔直出气，等待她说出实情来。

凌葆芳的眼睛泛着歉然的神情，不知该怎么回答。

“怎样？你还在芽笼一带做吗？”高级职员终于开口了，他洋洋自得地顿着头。

“我四十多岁了，在那里做都一样，反正为的只是一口饭。”凌葆芳的声音很低沉，象在泣诉。

“这那里是办法呢？总该找份正当的职业做；工作有的是，你真是自甘堕落。”高级职员胜利了，他摆出胜利者的

姿态训诫眼前这位受损者。

“先生，年青的要找工作都不容易，何况象我这年龄的？”

“好啦！好啦！你们这类人最多理由，自己不求上进，还怪东怪西，怨这怨那，别再噜苏，我批准你两个月居留期。”高级职员不耐烦地挥挥手，用笔涂写了一阵，便示意叫她走。

我办理完手续出来，已是早上十一点多，阳光正强烈地照在大地上，炎热得很。我大步走向车站，心很烦燥。



28·9·71

车依然在奔跑着

中午十二点多，酷热的阳光强烈地煎熬着马路。巴士车象只受了重伤的野兽，跌跌撞撞地在奔驰着，车厢里的座位坐满了人，很是烦燥。即使窗外的空气被巴士撞得呼呼作响，那一点点烦热的风，也冲淡不了从搭客们身上蒸出来而凝集在车厢里的热气。

“叮”，巴士车在一个没树荫也没遮雨亭的站停住，好几个搭客正在下车，烦热立即在搭客们的脸上铸出烦燥，厌恶，不耐烦的表情来。“叮叮”，随着一阵风掠过窗口，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洋人攀上阶梯来。他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厢前去，把那高大的身躯往座位上狠狠一摔，直把陈旧的坐垫坐得伊伊响。

有“高贵”的肤色，再加上惊俗的举止，这位洋人立刻引起好多搭客的注意。他睁着那对醉意朦胧的眼，用带有浓郁家乡味的英语，向售票员咕噜了几句，那售票员是不太懂英语的，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刚好查票员在场，便走去帮忙解围，但查票员本身也是不太懂得英语的，这下这洋人可就

恼了，他尽嘀嘀咕咕在谩骂着。

坐在洋人左侧后一张座位的是位摩登小姐，刻意的脸部打扮，配上时髦的鲜艳“迷你”裙，还有脸上那一副不把一切放在眼里的高傲的神态，使人不用问她，便会知道她是读洋书的，她戴着黑眼镜。尽管洋人在频频呢喃着，售票员，查票员在指手画脚对洋人解释着。这尴尬的场面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只静坐着，把头侧向窗口，并用手巾掩住鼻子，来挡住洋人口中呼出的酒味。售票员愣了好一会，就近地便来请教这位小姐当翻译员。

那位小姐才懒洋洋跟洋人谈着话。

“我要去夜阑勿杀，找美丽的女人。”洋人竟直着嗓子喊起来。

“哈哈，”搭客中很多人果然起了共鸣，得意地笑了起来。那摩登小姐脸一红，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搭错了车，”一位好心的搭客用蹩脚英语说。

“我应该搭几号车？”那洋人问。

“我也不懂。”售票员冷冷应道，其他搭客也没告诉他。

这时洋人便频频嚷着要下车，车是在下一个站停了，那洋人也仓仓促促滚下车去了。可是车厢里依然有议论声，嘻笑声。大家都似乎很以为洋人懂得那地方是自己的光荣。

“干母，我就偏不告诉他搭几号车。”售票员愤愤地对一个青年说。

“你刚才不会骗他到别处去，给他团团转。”一位先前没笑也没说话的青年这么对售票员说。

“妈的！最好揍他一顿。”车拐了个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这么说。

售票员笑笑，没回答他，搭客们也没人响应他，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

车依然在奔驰着，阳光依然强烈地照射着，从窗口望出去，在夏天似的酷热煎熬下，那路畔的花草都呈现出一种秋的萧瑟的景象。

车继续奔跑着，渐渐近了市区，刚才那激动的声音也被周遭的喧闹所淹没了，而当夜晚霓虹灯为这都市缀上千万朵五彩的灯花，人们是会被那眩目的灯光所陶醉的，而忘掉夜晚受露冻，白天受日炙的路畔的花草的。

若不把激动的语言化为实际的行动，即使五十年后，再坐巴士车，刚才的那一幕是会重演的，而当你在车厢里从窗口望出去，你依然还可以看到路畔的花草依然受烈日煎熬，但很快的，当夜晚灯光灿烂时，你依然还会再忘了那路畔的花草，人毕竟是很善忘的。

车依然在奔跑着。

21·8·70

在德士上

曾洒过一阵晨雨的马路，在这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刻，并不会比平常的热天来得凉爽。路凹陷处积着的洼水，在车轮辗过时激起水花四溅，却更使人厌烦。

车子平稳地前进着。司机是个四十开外的人，身材结实而短小，眼皮厚厚的；眼神有点混浊然而灵活，一脸风霜。他闭着咀，一个劲儿地望着前方。尽管他也发觉到坐在他身旁的我曾偷偷地掠过他几眼，他却依然闭着咀，不出声，似乎有点心事。坐在后座的是两个服役的青年，尽在那儿聊些军营中的使人发笑的怪事，但那声浪却至少冲淡了些沉闷的气氛。

车子依然平稳地前进着。

忽然司机放慢速度，问我：“头手，你要到那儿？”

“十五个半。”

“那我先载他们到军营。”他看看手表，这么说。

“不要紧，我没赶时间。”我了解他的用意，这么回答。

车子转入一条年久失修的小路，一路颠簸地到了目的地。

“这条路真难走呵。”我喟叹地说。

“没办法，要赚吃难走也得走。”

车子依然颠簸着，我打量着两旁的行人与树木。快到大路时，他忽然打破了沈默，问我：“这位阿兄，你说福利部好吗？”

“福利部？你是指福利部的什么而说的？”

“譬如说把孩子关在福利部好吗？”

“有办法自己好好管教孩子最好，关进福利部是不得已的。”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这问题。

“我有个女儿，才十七岁，不听管教，整天跟一群臭‘散仙’鬼混。”车子越过洼水，激起水花四溅，他继续地说。

“你和你的女人为什么不好好开导她？”

“哎，阿兄，你看我驶德士的，整天在外奔波，我女人也忙着家务，那有时间教导她。因此，我才想把她关进福利部的。”

“她有受教育吗？”

“念洋书的。去年九号考不上，离开学校，到工厂工作了半年，不知怎的交上了那些‘散仙’。工是照旧有去做的，只是常不在家，常常三更半夜才回来。有时在家，又是听那些鬼叫似的歌，又唱又跳，真不成样子。”

“这是社会问题，”车子转出了大路，我继续说：“这社会到处在播送着颓废的歌曲，年青人接触一多了，难免变坏的。就好比这一条年久失修的马路，下雨时泥泞满路，晴天里又尘土飞扬。福利部吗，就好比阿叔你这辆德士，坐在车里面，把

车窗都关紧了，尘土是飞不入，泥泞也溅不进，身体暂时是干净的，可就是不能长久地坐在这车里面。一旦离开了车，却又要满身泥泞与尘土了。要紧的是把这条路彻底地修整一顿，你说的是吗，阿叔？”

“这样说，我到底要把伊关在福利部好呢，还是不要关伊好？”

“这就要看你自己怎样决定罗。”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问题的。我想到很远去，如果人人真的只把他的一生精力，花在打扫象刚才我走过的那条破旧的路，这一生岂非白费？晴天时，我们车水去洒尘土，雨天后，我们又用扫帚去扫积水，就这样混混沌沌地工作着，岂不是很悲哀吗？这么一想，我真不知道我天天来这儿上班有何意义。

“就在这儿停车吗？”他这样一问，我才意识到目的地已到了。

“就在这儿停车，”付了车费，我走在烦热的马路，我想，我是该去做整顿年久失修的马路的工作的，而不是打扫的工作。

后 记

如果横在我们遥远的前面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则我们目前所走的却是岖崎漫长的泥泞小径。我自小就在贫困的乡村生活，泥泞小径对我并不陌生。然而，能有能力看到前面的康庄大道，能有毅力在泥泞小径走，却不得不感谢中学时代的一些朋友的启发。只是风雨迫人，现在这些朋友当中有的已走回头路，也劝别人跟他们走；有的索性坐在小径中央，成为别人前进的阻碍物；有的象簷上燕一样，筑一个温暖的窝，日夜只照顾自己的妻儿，朋友都不想找了，更遑论要求他们去关心大众；但也有依然在赶路的；对这最后一类的朋友，我是很钦佩的。

我知道而且看到许多有理想的人在赶路，十六年的学校教育并没有全然消耗尽我的精力，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走。然而，一步走，我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衰弱呵，重的东西我提不起来，细的工作我又不能胜任，所能做的便是捡拾些小砂砾，放在这泥泞小径上，赶路的朋友们，若能因有一些小砂砾垫脚而少溅些泥泞，那一走过后也不用惋惜砂砾已没入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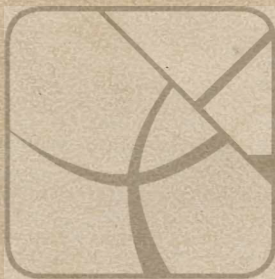
泞中，因为这些砂砾并不是一些可以铺展大道，有什么价值的材料。即使如此，我也深怕这些砂砾中有许多还是连一点用途也没有的，这就要朋友们来考核与鉴别了。

我当然也希望有一天到达康庄大道时，在许多朋友与群众的帮助下，自己也能捡收些适合于铺展大道的砂砾，但那是将来的事了。

书名之为砂砾集，取义仅如上述，别无他寓在。



15·3·73



出版：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地址：75, ROCHORE ROAD,
SINGAPORE 7.

承印：知识报社印刷部
日期：8 . 1974

M\$1.20